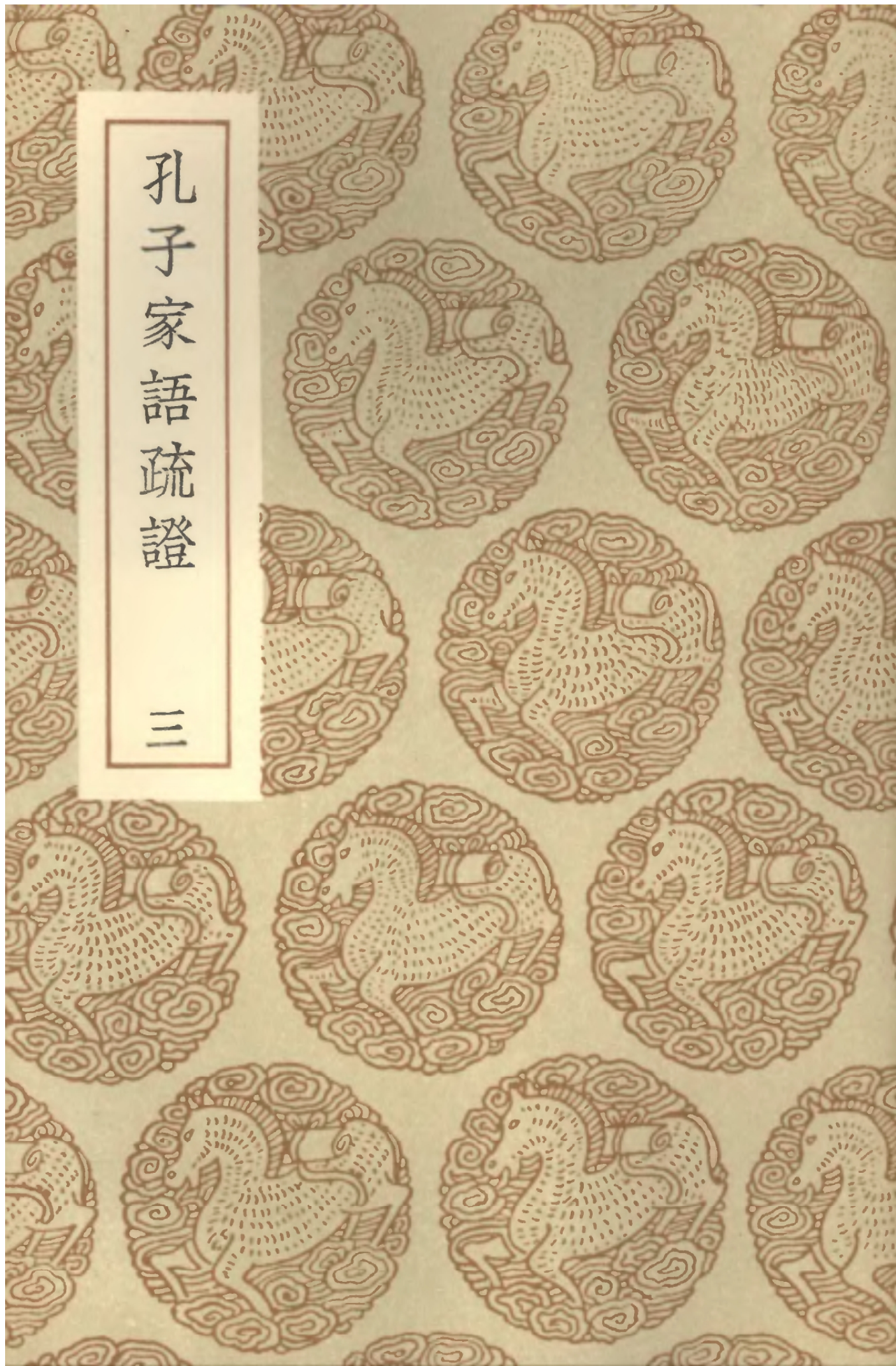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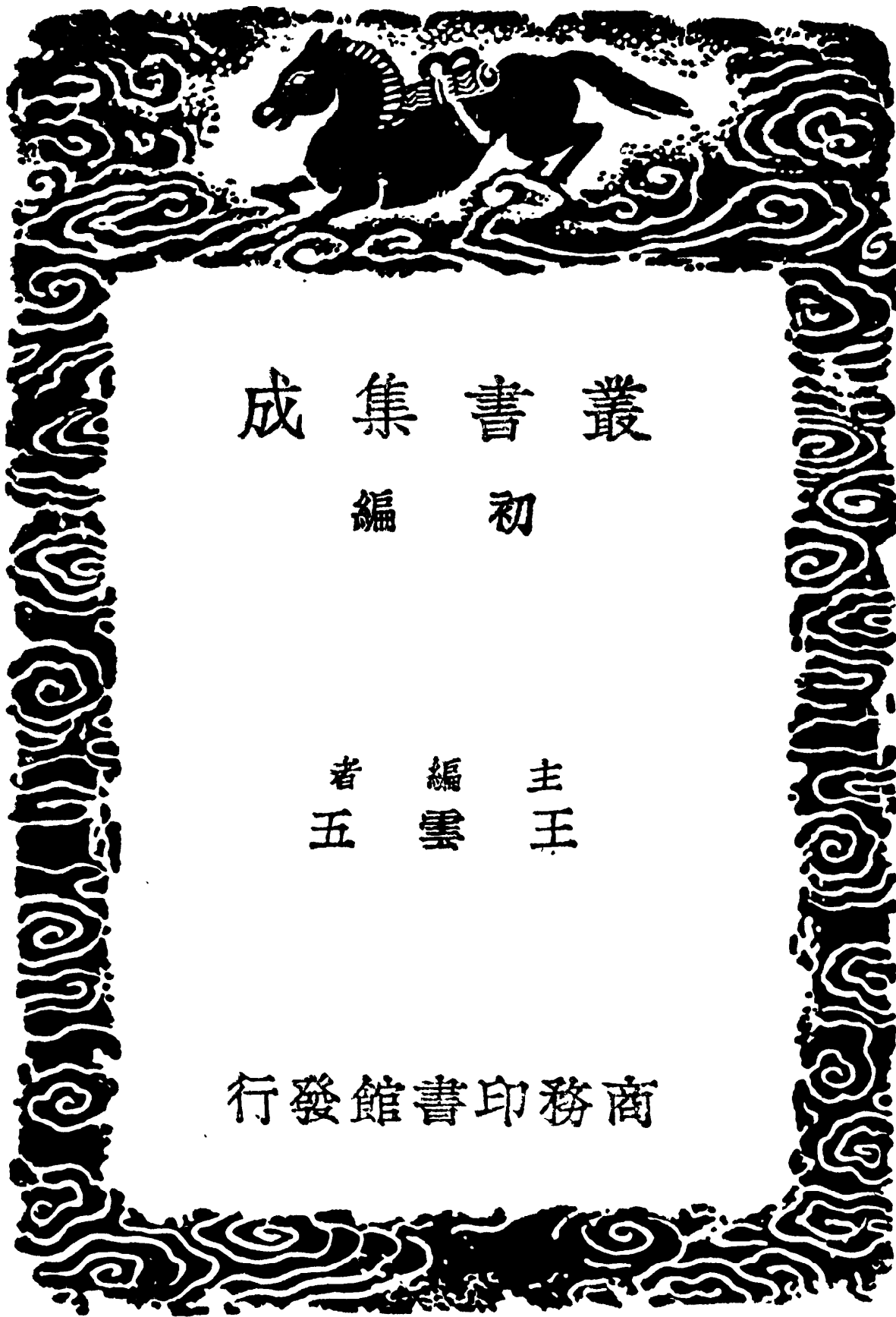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疏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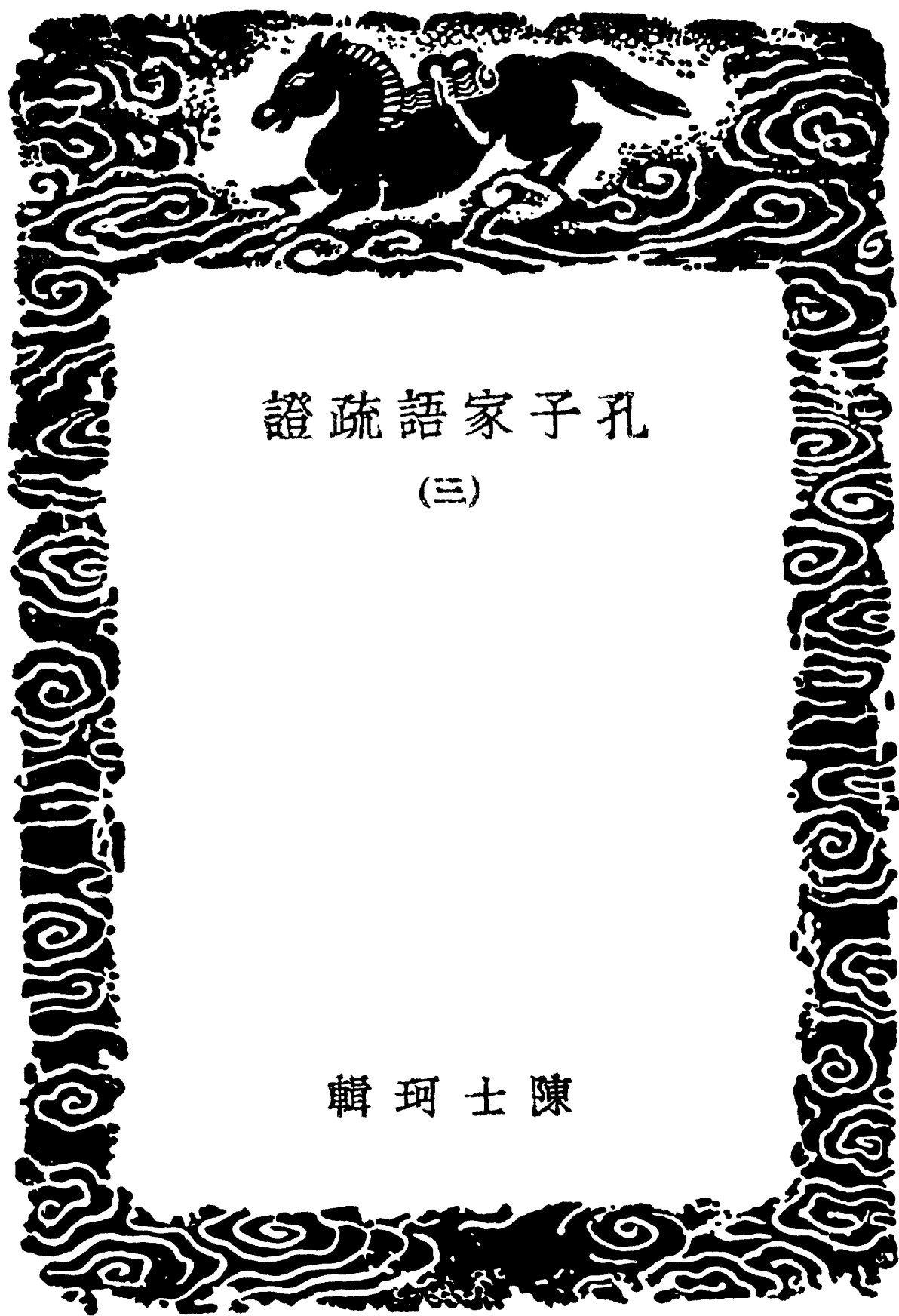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證疏語家子孔

(三)

輯珂士陳

孔子家語疏證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帝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芒。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尙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騶。牲用元。殷人用水德王。色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尙者何色。孔子曰。堯以

火德王。色尙黃。舜以土德王。色尙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

仲春季

其帝太皞。

高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

其神句芒。孟夏之月。

仲夏季

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

高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

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

帝。高注。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爲中央之帝。

其神后土。孟秋之月。

仲秋季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高注。少皞。帝嚳之子。以金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北方

下。號金天氏。死配金

其神蓐收。孟冬之月。

仲冬季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

高注。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北方

之帝。爲水德

其神。其神

呂氏春秋。禮記月令同。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

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春秋傳

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駟。牲用牛。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尙赤。大

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禮記檀弓上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御。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令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弔。降之以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

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父。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明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飭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

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飭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上。寡有之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善御馬。

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必走。國必亡。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爲亂無道。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竝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軻。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道。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

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空。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絳。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

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以之長。此乾以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言其所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主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爲蚘。萬物之性。各異其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

爲牡。谿谷爲牝。蟪蛄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有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壤。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擣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竝興。人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大戴禮易本命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顙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人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能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闔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

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其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葦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的。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葦而生臚。然後能行。三年疇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八也。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

人以合陰陽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坏，服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而已。凡此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不月不解，期悲號，三年憂，恩之教也。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喪，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於宮中，謂之信之。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

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大戴禮本命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鬢。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禮記喪服四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勢。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旣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

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翕。作鐘羽。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

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禮記仲尼燕居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如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哉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

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禮記孔子閒居

孔子家語疏證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酌。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禮記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同上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屣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盱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旣明降殺旣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

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屣。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旣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煩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屣。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荀子樂論篇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鬣。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絜有十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性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記禮器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竊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歷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繼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禮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

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飭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上之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大戴禮盛德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刑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側也。側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於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技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變。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粢鬯。不粥於市。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禮記王制。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醯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其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是謂

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誼。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

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淦，鳳以爲畜，而鳥不抵，麟以爲畜，而獸不戕，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廟，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蓍、筮、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彊。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橐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

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下。大人世及上。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臣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芻弃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臣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臣。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臣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

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

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彊。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弗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黿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記禮運

孔子家語疏證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者。以著代也。醯于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冠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以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多。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旣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

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不忘本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皐，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醺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諡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醺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禮記冠義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儀記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春秋傳

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禮記冠義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達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大戴禮公冠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

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說苑修文篇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大戴禮公冠篇

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冠于祖廟。曰。令月上日。加子元服。去爾幼主。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說苑修文篇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禮記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禪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

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注。顯當作皇。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禮記祭法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記祭法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舉然高望而遠眺，曰：「某殆得其爲人矣。」近黹而黑，順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王注：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韓詩外傳五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

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部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說苑修文篇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鄭注其辭未聞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禮記樂記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索隱此詩之辭出尸子及家語

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部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

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史記樂書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是舜歌也。尸子文選琴賦注引

周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何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旣聞命

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于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斲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韃毳，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賓牟賈待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蓑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畔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鄭注。建。讀爲鍵。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禮記樂記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與。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鄭注。礪。似玉石。

爲玉之寡而礪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礪

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

鄭注。孚。讀

爲浮。尹。讀如筠。謂玉采色也。

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聘義

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竝見。

楊注。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

楊注。扣與叩同。

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禮記經解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

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韓詩外傳

五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孔疏。弛。本文作矢。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淮南子泰族訓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于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隕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隕阼。則亂于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次矣。車而無左

右則亂于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于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于位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也。」鄭注：綴、鄼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于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禮記仲尼燕居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于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辨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于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知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句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受困會稽。痛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于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句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于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王而越霸者。賜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蒞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

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代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

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弟子有慮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慮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慮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于君曰：慮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慮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慮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

其過微夫子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慮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慮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于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而慮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慮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慮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鱖。王注。鱖。宜爲鱖。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鰕。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慮子何行而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慮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慮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于單父。邑吏皆朝。慮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慮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慮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慮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慮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慮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慮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

而歎曰。慮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慮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慮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慮子敬諾。乃得行其術于亶父。三年。巫馬旗褐衣敝裘而往。觀化于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慮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慮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慮子必行此術于亶父也。夫慮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慮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

魯君使慮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雜事二

慮子治亶父。于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刈。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慮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慮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不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慮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

使穴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賈誼新書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綽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之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嘗問之以治言者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于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鄭注。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鄭注。託寄。以作。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禮記檀弓下

孔子家語疏證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哭之慟，曰：

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史記弟子傳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耕，字伯牛。聖門志：闕里廣志。少孔子七歲。孔子以爲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冉雍，字仲弓。索隱：家語、少孔子二十九歲。今本無。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索隱：左氏、闕止字子我。田闕字子我。爲陳恆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孔

子恥之。史記弟子傳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弟子傳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史記弟子傳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弟子傳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言偃吳人。索隱·今吳郡有言偃家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史記弟子傳

卜商衛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

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

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史記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于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弟子傳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史記弟子傳
傳曰：曾子去妻，梨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索隱：與家語相反。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

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史記弟子傳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于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史記弟子傳

慮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慮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于季氏。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也。

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弟子傳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弟子傳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史記弟子傳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索隱·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史記弟子傳

南宮縚。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滂。孔子以兄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史記弟子傳

公析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于大夫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公析哀。索隱·家語作公析克。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弟子傳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曾蒧。字皙。仲尼弟子傳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于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弟子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史記弟子傳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漆雕開、字子開。史記弟子傳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弟子傳

秦商、魯人。字不茲。今本作不茲。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秦商、字子不。史記弟子傳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顏高、索隱：家語、名產。今本作刻。字子驕。史記弟子傳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

司馬耕、字子牛。史記弟子傳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弟子傳

梁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梁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史記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伯虔、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史記無。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叔仲會、字子期。史記弟子傳

秦祖、字子南。

秦祖。鄭目錄。字子南。史記弟子傳

奚蒧、字子皙。

奚蒧、字子皙。史記弟子傳

公祖茲、字子之。

公祖句茲。正義。句。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廉潔、字子庸。

廉潔。鄭目錄。字子庸。史記弟子傳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弟子傳

宰父黑、字子黑。

宰父黑、字子黑。史記弟子傳

公西蒧、字子索。

公西蒧、字子上。史記弟子傳

壤駟赤、字子從。

壤駟赤、字子從。史記弟子傳

冉季、字子產。

冉季。鄭口錄

字子產。史記弟子傳

薛邦、字子徒。

鄭國。正義·家語薛邦作國者避諱·薛鄭字誤耳

字子徒。史記弟子傳

后處、字里之。

后處、字子里。史記弟子傳

縣亶、史記無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左人郢、鄭目錄·魯人·字行、史記弟子傳

狄黑、字皙之、

狄黑、字皙、史記弟子傳

商澤、字子秀、

商澤、史記弟子傳

任子齊、字子選、

任不齊、鄭目錄·楚人·字選、

榮祈、字子祺、

榮旂、字子祺、史記弟子傳

顏噲、字子聲、

顏噲、鄭目錄·魯人·字子聲、史記弟子傳

原亢、字子籍、

原亢籍、史記弟子傳

公肩定、字子仲、

公堅定、鄭目錄·魯人·字子中、史記弟子傳

秦非、字子之。

秦非、鄭目錄·齊人·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徒父、史記弟子傳

燕伋、字子思。

燕伋、字思、史記弟子傳

公夏守、字子乘。

公夏首、鄭目錄·齊人·字乘、史記弟子傳

句井疆、字子疆。

句井疆、史記弟子傳

步叔乘、字子車。

步叔乘、鄭目錄·齊人·字子車、史記弟子傳

石子蜀、字子明。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弟子傳

邾選、字子斂。

邽巽、鄭目錄·魯人·字子斂。史記弟子傳

施之常、字子常。

施之常、字子恆。史記弟子傳

申續、今本作續·字子周。

申棠、今本作黨·正·字周。史記弟子傳

樂欣、字子聲。

樂欬、鄭目錄·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顏之僕、鄭目錄·魯人·字叔。史記弟子傳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漆雕侈、字子斂。

漆雕哆、鄭目錄·魯人·字子斂。

縣成、字子橫。

縣成、鄭目錄·魯人·字子祺。史記弟子傳

顏相、字子襄。

顏祖、鄭目錄·魯人·字襄、史記弟子傳

公伯僚、字子周、以下家語無·

鄒單、字子家、

秦冉、字開、

顏何、字子冉、以上史記弟子傳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遂亡。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

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史記宋微子世家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

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偁。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世本。詩商頌那正義引。

魯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乎。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某也般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禮記檀弓上

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于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慤。失志爲昏。失所爲慤。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春秋傳

魯哀公誅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禮記檀弓上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出則否。同上

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噲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廟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鄭注。志。謂章識。飾棺牆。置嬰。鄭注。牆。櫛衣也。設披。鄭注。樞行。周也。設崇。鄭注。崇。牙。旌旗

飾也。般也。綢練設旒。鄭注。以練綢旌之杠。旌之旒。廣充幅。長尋。曰旒。夏也。禮記檀弓上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禮記玉藻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

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尙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堂。形。其形旁廣。而卑也。見若坊者矣。鄭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覆。謂茨瓦。夏屋。今之門廡。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上行夫子之志乎哉。禮記檀弓上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于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史記孔子世家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春秋傳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旣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于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春秋傳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天。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如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杜注：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僖子于是嚮于是、以餬余口。其其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春秋傳

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于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過矣。」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未也。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春秋傳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春秋傳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憑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啓敝邑心。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不覲。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春秋傳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革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又曰。臣乃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王注。昭宜爲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殆于文宮。臣問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同不能自勝其情。以及于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躑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鄭然舟。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殄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春秋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旣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初。穆子去叔孫氏。

杜注。成十六年。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

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旣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公孫明

知叔孫于齊。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

杜注。孟丙。仲壬。

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菑。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樂之。旣具。使豎牛請曰。人弗謁。出命之曰。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杜注。客。謂公孫明。

怒。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杜注。殺孟丙。

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

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空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春秋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雙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弊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問罪于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默。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叔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春秋傳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釅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春秋傳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昭公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春秋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于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紂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傳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上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戌，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楊大夫。杜注：戊，魏舒庶子。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以賢舉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春秋傳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僇，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

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僇，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

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人之祭。不過望。濫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窮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韓詩外傳三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

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錫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防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春秋傳

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

哀公使人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崑崙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孔叢子記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哀公十四年六月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春秋傳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禮記檀弓下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春秋傳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元紬。公侯之夫人。加之紃綌。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婦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憊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

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紬，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綆，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

樊遲問于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于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鮑牽見之。杜注：鮑牽、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春秋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某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生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缶米芻橐。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哀公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春秋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禾秉芻缶米。韋注。稷、六百四十斛。秉、一百六十斗。缶、庾也。十六斗。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禮語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禮記仲尼燕居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尙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彊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悌達乎軍

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則衆咸以義。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蒐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禮記祭義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新

序雜事五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太平御覽
折睢·作曼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于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侍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韓詩外傳五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新序雜事五

